

种高裤管。根据他们的宗教信仰，裤子离地面至少应该有6英寸以上，因为圣训指出，“衣服接触地面是狂妄和虚荣的表现”。

除此之外，营地成员的胡须常染成红色或黄色，另外他们所戴面罩的种类和网球鞋也是一种身份证明。

### 归家难归心

2010年4月，由于美军增兵阿富汗，聚集在巴基斯坦的基地组织准备向阿富汗转移增援。将近130多人的巴基斯坦基地组织，派出了一半兵力前往阿富汗，其中就包括哈尼夫。前往阿富汗后，他们将散落到阿富汗各地，来协调和连接在各地独自为战的塔利班武装。哈尼夫得到的命令是，尽量少地直接参与战斗，而是去培训阿富汗人怎样使用炸弹，尤其是“自杀衣”的制作和使用。

营地里的阿拉伯伪造专家已经为每一个人制作了阿富汗身份证件，他们要携带武器穿越加兹尼省并进入阿富汗境内。哈尼夫显得非常兴奋，他将要第一次为自己祖国而战，他甚至嘲笑地认为阿富汗人比巴基斯坦人更顽强。

进入阿富汗后，在母亲的再次哭泣下，哈尼夫又一萌发了回家的念头。此时他结识了基地组织三号人物，曾经担任伊拉克基地组织首脑的阿布·扎卡维的堂兄，他得知哈尼夫打算离开的消息后，在他离开营地时，给哈尼夫留下一封信件。在信件中，他谆谆教诲哈尼夫不要回家见父母，并警告这会改变哈尼夫。

在返回基地组织两个月后，哈尼夫准备再次离开，或许是彻底离开。2010年7月，哈尼夫的营地指挥官批准了这一请求。临别时，指挥官语重心长地向哈尼夫警告，回家后，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诱惑，或

者在互联网中，或者在街头巷尾。

回到卡拉奇的家中后，哈尼夫开始了新的生活，他的叔叔鼓励他结婚，并且成为一名商人。他的父亲也催促他完成学业，娶妻生子过世俗人的生活，认为这种平淡的殉教方式比“人弹”激烈的破坏更有意义，但父子依然在激烈地就此争吵。

哈尼夫已经无法回到过去那种激进的宗教生活中去，如今他只能在自己的卧室里浏览塔利班、基地组织和伊拉克圣战组织的网站，在激进分子的网上聊天室去缅怀过去。他显然听取了营地指挥官的警告，他竭力规避各种诱惑，尤其是女人，他在互联网上也尽力避免和女人接触，甚至在伊斯兰网站上也是如此。

在哈尼夫看来，这是在浪费时间，他更愿意欣赏那些圣战组织在伊拉克或阿富汗伏击美军的作战的DVD。有时他会再次阅读，他在营地时写的“最后的遗书”。稚嫩而真诚的语言中，依然保留了对世俗世界的厌恶……

这种厌恶或许正是阿拉伯世界第一个殉教者赛义德·库特卜对现代化的警惕，他认为世俗论、理性、民主、主体性、个人主义、性自由、宽容和物质主义正在腐蚀伊斯兰世界，他提出的伟大圣战就是要摧毁西方现代性的整个政治和哲学架构，只有彻底反对理性主义和西方价值观，才能实现对伊斯兰的救赎，还伊斯兰以未被污染的本来面目。

至今，在赛义德·库特卜的极端主义宗教的宣泄下，这场少数人对所有人的“圣战”还在继续着。

（文章整理自《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长战杂志》、巴基斯坦《黎明报》、《巨塔杀机》）■

## “维稳”的产物： 基地组织

为了“维稳”的需要，阿拉伯国家开始出钱出力让激进主义者这股“祸水”流向阿富汗。

文 | 刘怡

自1988年在巴基斯坦-阿富汗交界的动荡地带形成以来，“基地”组织以其肆无忌惮的恐怖袭击手段，扩张性的、无边界的政治目标和蜗居于山洞、相时而动的怪异生存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他们拒斥被视作“进步”象征的西方现代性，转而返回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经典和政教合一传统，并汲取现代性的诸种要素作为“圣战”的工具。在“基地”组织针对平民的一系列无差别攻击中，人们仿佛回到了前政治时代“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历史终结”的可能性被彻底颠覆了。

最荒诞的是，“基地”组织的兴起绝非天灾作祟，而是不折不扣的人祸。

### 伊斯兰的《里程碑》

如果说列宁的《怎么办？》为俄国革命提供了行动纲领，那么，库特布



1964年写成的《里程碑》一书就是伊斯兰版的《怎么办?》。

在该书中,库特布相当有见地地指出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制所依据的经济决定论基础的狭隘性,并断言这一缺陷注定了西方现代性必将走向失败的宿命。穆斯林为了自救和拯救全人类,必须恢复古老的伊斯兰律法(Sharia),建立统一的、政教合一的“真伊斯兰国”。

他甚至要发动“圣战”,消灭整个西方文明,使现实世界与伊斯兰教法最终合而为一。

库特布因多次企图颠覆埃及政权而被捕。1966年,他被处以绞刑,成为了“殉教者”,并促使了“圣战者”组织的蓬勃兴起。而当初在法庭上为库特布辩护的那位律师马赫福兹·阿扎姆,就是后来的“基地”组织二号人物艾曼·扎瓦赫里医生的舅舅。

在二战后几个伊斯兰新兴国家中,宗教势力与政权间的关系各不相同。

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惨败原本是阿拉伯各国领导人同床异梦的后果,但在激进的阿拉伯原教旨主义者看来,战争的失败是现任政府背弃真主的后果,也意味着“基督教-犹太人联盟摧毁伊斯兰世界”的危险已迫在眉睫。赛义德·库特布的信徒们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开始按照《里程碑》中的训诫对阿拉伯世界的世俗政权发动“圣战”。

自20世纪50年代起,埃及、约旦、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等国的圣战者开始在世界各地策划有组织的暗杀事件和武装暴动,这些活动伴随历次中东战争的进程愈演愈烈。

1979年11月,激进的马赫迪教派领袖乌塔比指挥着300多名狂热分子冲进了麦加大清真寺,劫持大批人质达5天之久,近千名军警和平民被暴动者打死

打伤。整个阿拉伯半岛笼罩着不祥的阴影。

20世纪70年代的“圣战者”诉诸武力的行为依然局限于一国范围内。巴勒斯坦激进分子主要在约旦和黎巴嫩活动,埃及圣战者汲汲于反对纳赛尔-萨达特政权,沙特武装分子则要和王室的开化政策作斗争,既无心也无力筹建《里程碑》中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真伊斯兰国”。

各国的圣战组织在宗旨和行动方式差异甚大,若无外力促进,虽可逞强于一时,却很难形成持久的、扩张性的“链式反应”。恰恰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一场改变“圣战者”命运的战争在遥远的中亚国家阿富汗爆发了。

### “祸水”东流

对1979年时的世界各国政治力量而言,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意味着不同

## 从1984年到1986年，抵达白沙瓦营地的各路阿拉伯圣战者总数超过3000人，其中真正进入阿富汗作战的还不到1/10，其余则长期滞留在此，成为了“职业圣战者”。

的含义：美国看到了苏联人转入全球攻势的野心，巴基斯坦感受到了唇亡齿寒的危机，沙特阿拉伯政府则对俄国入借阿富汗通道染指波斯湾、切断全球石油供应的企图担忧不已。

与此同时，分散于阿拉伯世界各国的圣战者们则嗅到了某种过分夸大的“最终决战”的气息。这场战争就是《里程碑》中预言的伊斯兰世界与异教徒的“最后决战”。所有阿拉伯圣战者应当立即前往阿富汗，参与这场神圣之战。

第一个将阿拉伯“圣战”付诸国际化的库特布主义者是巴勒斯坦流亡分子阿卜杜拉·阿扎姆。他在1981年秘密潜入靠近阿富汗边境的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仔细观察了从阿富汗越境来此休整的反苏游击队的人员和装备状况，随即提出了在沙特的吉达设立招募点、将来自阿拉伯世界各国的圣战者集中送往巴基斯坦参战的计划。

阿扎姆的设想在沙特政府、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以及美国政府内部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有意将阿富汗变成“苏联人的越南”，他提议由沙特和美国共同出资，为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和前往阿富汗的阿拉伯志愿者提供武器和资金，在巴基斯坦对其进行补充，最后进入阿富汗境内作战。

这一提议立即得到了沙特情报机构负责人图尔基亲王的响应，一直以来，沙特政府对无神论者领导的苏联和阿拉伯半岛上的激进圣战

者抱有同样的恐惧，如果将圣战者们远远地送往阿富汗，令其与苏联人互相厮杀，无疑是一石二鸟的巧计。

在这种“祸水外流”心理操控下，沙特情报机关协助阿扎姆在吉达设立了多个圣战者招募点，在埃及、约旦、阿尔及利亚等国如过街老鼠般的伊斯兰激进分子纷纷涌向该地，领取沙特政府和民间募捐者提供的人伍津贴，随后手持沙特情报机关伪造的证件飞往巴基斯坦。

在这一系列活动中，年轻的建筑承包商奥萨玛·本·拉登开始崭露头角。当阿扎姆在吉达（本·拉登所居住的城市）设立第一个募捐点时，这个青年就慷慨地捐赠了一笔资金。1984年，阿扎姆又说服拉登前往阿富汗边境观战，游击队员以寡敌众的情景感染了他，在过去对“圣战”始终只动口不动手的拉登决定亲自前往巴基斯坦，参与对苏联的“最后决战”。

阿扎姆与拉登联手所创造的最大成果，便是在白沙瓦建立了一个阿拉伯圣战者“服务局”。服务局为前往白沙瓦的阿拉伯“圣战”志愿者免费提供往返机票、住宿和每月300美元的津贴，这些开支除了来自拉登的私人捐助外，大部分由沙特政府和私人募捐者承担。

沙特政府每年都会向在阿富汗的“圣战者”提供3.5亿~5亿美元的资助，这些经费定期存入瑞士银行中一个受CIA控制的账户，由美国人调度其使用。

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则参与对

“圣战”志愿者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这些阿拉伯人还开设了神学图书馆，印行自己的报纸和宣传品，甚至办了一所“圣战大学”。本·拉登还利用自家建筑公司的设备和人力，在巴阿边境的托拉博拉山中开凿一系列可供长期隐蔽的洞窟。

自1984年起，越来越多身份不明的阿拉伯圣战者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涌入这个“独立王国”，这些人绝非通常意义上的“边缘人”，他们大多出身富裕的地主或官僚家庭，受过大学以上教育。

他们浑身上下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但却超出之前所在国家现实政治的藩篱，这使得他们或者沦为异见分子，或者成为不受欢迎的少数派。只有在白沙瓦的“服务局”，这些人才能无拘无束地发泄自己的情感，探讨“圣战”的前景，并且找到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

阿扎姆是天才的政治吹鼓手，拉登是慷慨的资金赞助者，但这两个人都缺少从事秘密政治活动的经验和组织才能。

随着1986年扎瓦西里医生的到来达到了高潮，他把整个埃及圣战者集团的核心人物都带到了白沙瓦，这些人在监狱中几进几出，经验丰富。只有当这个埃及人集团担负起领导职责后，“圣战”运动才能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要素。

从此，基地组织走上了一条“全球化”的不归路。■